

要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25年3月5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⑨ 鲁班凳

鲁班凳又称鲁班枕,俗名“瞎班”,用一块整木做成,没有一钉一铆,无胶,不用组合,可以自由张开、闭合,却不会完全分离,传说是2600年前鲁班发明的。

鲁班凳是一个系列统称,款式有马扎、将军案、椅子、蛇、锁等十几种。一件鲁班凳需要锯、磨、钻、凿、抠、刨光等几十道工序。制作鲁班凳,就是在一块块木头中体味中国绵延千年的木艺精髓。



景宏正在制作鲁班凳。



马扎

椅子

传承传统技艺
需要多方发力

□苏永生

一块完整的木头,在工匠的精雕细琢下,变成了兼具使用价值与观赏价值的鲁班凳,成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不仅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让古老的传统技艺得到传承。

由于鲁班凳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使用工具种类繁多等原因,年轻人往往不愿意或者不能沉下心来学习,导致这一传统技艺在传承上也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难题。

传承弘扬像鲁班凳一样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人、文旅部门、教育部门等共同发力,唯其如此,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这项事业发展。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首先要发扬工匠精神,用心用情用力创作优质非遗作品。同时要不断改革创新传统工艺,使非遗作品适应当代生活的需求。

文旅部门要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提供必要的生产场地和非遗作品展示空间,创造条件让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接受相关知识培训以及通过参加展示会、展览会等宣传推介自己的作品。支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用互联网、短视频等宣介非遗作品制作工艺,扩大非遗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教育部门要创造条件,探索将非遗技艺纳入学校第二课堂,将非遗工作室作为学生实习、研学的场所,让非遗技艺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学生心田,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非遗、认识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

在实践中我们欣喜地看到,非遗的传承弘扬越来越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受到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越来越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培训班授课,为群众增收提供支持。越来越多的非遗工作室及其作品走进当地的文化馆、民俗馆、陈列馆等场所,越来越多的非遗制作技艺走进学校的课堂,成为学生喜爱的实践课程。

大家拾柴火焰高、众手浇开幸福花。相信在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精益求精的不懈努力下,非遗定能走出传承困境,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

一木开合中 解锁鲁班凳

□本报记者 高莉 通讯员 解裕涛

木韵巧生姿

藏在时光里的古老技艺需要传承。制作鲁班凳的技艺全国只有20多位传承人,家住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公腊胡洞乡哈彦胡洞村的景宏老人,近40年来始终守护着这项传统技艺。

记者慕名来到景宏的工作室,老人热情地搬出一块二十多斤重、厚墩墩的长方形紫檀木,像小朋友玩变形金刚似的,三下两下掰成一把椅子,招呼道:“尽情坐,很结实,管保稳当。”老人又随手拿起一件不到一拃长的绿檀将军案,双手一边玩魔方似的摆弄,一边说:“制作鲁班凳时得根据手中木头的薄厚、长短,计算出各部位的尺寸变化,再在

木头上画出底稿。”

榫卯制作最考验木匠的功底,一榫一卯,相契相合,是隐藏在木头里的灵魂。鲁班凳的制作原理是以缺补缺,一锯下去,两个面相互蕴含,天衣无缝;一凿下去,既是卯又是榫,一举两得。

选料是制作鲁班凳的第一关,必须选干料,湿料会变形。景宏的工作室里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木头,有紫檀、黄檀、沙漠铁木、墨西哥黄花梨、非洲黄花梨、缅甸花梨……景宏说:“这些都是上好的红木。红木密度高,稳定性好,如果用普通木头做,成品容易散。木料不能有一丝裂缝,

所有面都要修成精确的90度直角,不能差分毫,哪怕是一毫米的误差,不管多贵重的木块都得报废。”

画线工序需要极高的数学智慧和空间想象力。景宏一边在一块方整的木料上计算各榫卯点的位置,一边说:“这是立体交叉的榫卯,错一点就打不开。”随着话音,他手中的墨斗轻轻一弹,一条界线便落在木面上。

“鲁班凳交叉组合,各部位各有支撑,打开后是一个整体,所以凿眼、锯缝每一步都要求零误差……”景宏举着凿子一边在木块上比划,一边为记者讲解,凿子在他粗糙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

点亮传承灯

景宏今年77岁,与鲁班凳的情缘要追溯到他爷爷那一代。

“我爷爷在世时是受人尊敬的木匠,会做简单的鲁班凳。我父亲跟着我爷爷学到了这

门手艺。但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条件,只能用杨木、榆木、柳木、桦木等普通木头做,做出来的鲁班凳就是玩具,没有收藏价值。”景宏说。

景宏20多岁时正式跟父亲学木匠活。他说:“那时候主要做窗户、门之类的日常家具养家糊口。父亲要求很严格,一个榫头做不好就得重做。”木工学成后,景宏到供销社工作,直到1991年供销社解散,他才回到村里,重新拾起木匠工具。

景宏重操旧业,有了钻研鲁班凳的时间。从最初的普通木材到现在的名贵红木,从简单的第一代款式到复杂的迭代产品,景宏的手艺日益精进。

2025年,鲁班凳制作技艺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个消息让老人既欣慰又倍感压力,他说:“这是国家对这项传统技艺的认可,有生之年我必须让更多的人掌握这门技艺。”

景宏除了儿子外,还有9个徒弟,最远

的2名徒弟在成都。景宏说:“鲁班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是谁,只要想学,我就管吃管住免费教。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制作鲁班凳用的工具多、耗时长、成本高,能坚持下来的人不多。

景宏指着工作室里的一堆工具说:“仅凿子就三四十把,还有十几把锯子,这堆东西下来得5000多元。别人来我这里学,工具很全,回家时再拿上几块木头,我帮他们把线画好,他们带回去做,遇到问题我从视频上教。可是不少人因为家里没有得劲儿工具,通常半途而废。”为了扩大传播,景宏尝试通过直播讲解鲁班凳制作技艺,但效果一般。“看的人少,能静下心来学的人更少,人们喜欢快节奏的东西。”

景宏的儿子虽然得到了父亲的真传,却无法以此为生,只能出去打工。

绝活盼后人

景宏有个微信群,里面有20多位来自全国的鲁班凳传承人,他们有的在偏远农村,有的在小县城,最年轻的已经50多岁。大家经常交流制作经验,但更多时候讨论的是“如何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

“前段时间,大家在群里讨论,要不要联合申请专项资金,但程序太复杂,我们这些老年人对电脑操作不太懂,这个想法也就不了了之。”景宏叹了口气,接着说:“这段时间我常想,如果鲁班凳制作技艺能走进校园就好了,比如在职业高中开个学习班,哪怕

一个星期、半个月做出一件作品也行,我先把鲁班凳制作技艺中简单的东西给娃娃们教会,让他们先入门也行。”

景宏告诉记者,最近正在尝试创新,在传统鲁班凳的基础上加入现代元素。他说:“我想设计一些更符合年轻人审美和使用习惯的款式,比如可以当茶几、当写字桌用的鲁班凳,或者当摆件的文创产品。”

他还准备编写一本鲁班凳制作技艺的教材,现在已着手整理多年的制作经验。“研究制作鲁班凳几十年,

积累了不少经验和心得,我想把这些都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作参考。别的国家没有鲁班凳这个技艺,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独一份儿,必须得代代相传!”景宏坚定地说。

工作室里又响起了有规律的敲击声,凿刀起落间,木屑飞舞,一块坚硬的木头在老人手中正经历着化茧为蝶的蜕变。

(本版图片均由解裕涛摄)



文化名人使辽纪行

□王宗

木叶山(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下,白沟河以北,千年风沙模糊了边界线,却从未阻断文化的双向奔赴。

从中原士大夫将北方视为“苦寒之乡”的五代至宋,却有一批批文人穿过阴山,渡过西辽河,以官方使臣的身份,丈量着这片辽阔的土地。

他们的足迹所至,勾勒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清晰脉络。

974年,一封来自辽朝南京留守的信函摆在宋太祖案头,965年的易州边境冲突,第一次以和平书信而非刀兵相向的方式得以解决。宋辽之间通过涿州刺史耶律合住与权知雄州孙全兴的书信往来,建立了正式的官方交往渠道。

澶渊之盟的缔结,为宋辽之间开启了一道特殊的闸门。自1005年盟约签订,两朝维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据《奉使辽金行程录》记载,北宋时期往来于这条通道的使臣络绎不绝,收入行程录者多达29人次。

在这百余年里,每逢辽有正旦、皇帝生辰,宋廷都要遣使祝贺。甚至皇帝驾崩、新帝即位,也需要派遣使臣传递消息。这些出使的宋臣,多为当世文豪。

于是,宋辽的交聘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大半多用词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辙、沈括等文坛大家,都曾背负朝廷使命,踏上这片土地。

使辽之路,对宋人而言充满了挑战与复杂情感。出使多选在冬季,使臣们首先面临的是极端气候。欧阳修使辽曾言“身驱汉马踏胡霜,每叹劳生祇自伤。气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雁解随阳。”王安石在送别辽使时也写道:“扪囊只得零,蔽面尚疑创。”

初入辽境,北宋使臣的情绪普遍低落。刘跂在诗中描绘:“寒日川原暗,颤风草木昏。面对异乡风物,他们常感疏离与不适。”

然而,随着旅程深入,这种感受悄然变化。苏轼曾特意嘱咐弟弟苏辙,若辽人问起,不必过于张扬家世。当苏辙抵达辽地后发现,兄长苏轼的诗文竟被题写在馆驿墙上,连他的文集《眉山集》也被刻流传。

苏辙在诗中自嘲地写道:“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出使不仅仅是政治的延伸,更是文化影响力的无声证明。宋代士大夫的文字,早已跨越了地理的边界,在北方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宋使们穿越的,是一片混杂着记忆与现实的特殊地域。西辽河流域,早已是各民族混居之地。从史前传说到胡戎并起,再到鲜卑略地、辽金鼎立,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专家普遍认为,西辽河地区从古至今均具有“兼收并蓄”的文化特征,辽文人见闻对此提供了佐证。

胡峤居辽七载,著有《陷辽记》,对辽地人文风俗的记录详细且有趣:“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官,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糞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1008年,路振使辽,路过幽州城。据《乘轺录》所载:“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素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

苏辙则像一位细致的观察者,他笔下的《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详细记录了北方的风土人情,那些诗句不仅是文学的创造,更是珍贵的民族志。

“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虞。”苏辙在《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句》中这样描述他在辽国的见闻。这是在说,哥啊,契丹朝廷是很美慕咱大宋的,说话挺客气,礼数也周全。

抵达辽国后,使臣们的情感往往由最初的排斥逐渐转向适应与理解。他们开始发现,胡汉之间的界限并非想象中那般分明。

正如苏辙在《奚君》中所观察到的:“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在这片土地上,农耕与游牧、胡风与汉俗早已相互渗透,难分彼此。

文人使辽,从不同侧面印证了一个道理:文化的包容具有强大的力量,无论你属于哪个民族,身处何方,不同的文化总能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互通与交融。

当一个文明既不拒斥外来的鲜血血液,又不固守自身的传统边界,它便能真正走向强大与持久。而那些跨越界限的使臣和墨迹,正是这条道路上最明亮的坐标。